

二零二六年四月 / 第七期

轉眼間，2019年社會事件至今已有六年多。當年因事件而被捕的年輕人，部份擁有專業資格，有能力為社會作出貢獻，可惜他們在過去幾年雖然已承擔責任，但在重返社會後仍需要面對重重挑戰，當中包括從事金融業的阿恆。幸運地，阿恆獲社會給予機會，讓他可以在專業路上發熱發光。

今期《蛻變書札》有阿恆的故事。

讓他繼續走專業的路

「中學時我的讀書成績一般，平平無奇，但當時讀書的生活很快樂，無憂無慮；生活費父母給我，沒有多少管束。」阿恆（化名）自言並非讀書的材料，但為着前途打算，也希望取得大學學歷，方便尋找理想職業；幸好，阿恆是運動健將，讓他得償所願，升讀大學。在大學畢業後，也順利找到一份金融業的工作，並視此為終身職業。

2019年，阿恆在金融業工作了五至六年，累積了一定的工作經驗，人生也彷彿有了方向，作為一位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有一定的經驗、有精力亦有一股拼勁，該是事業拼搏的黃金時期，沒想到這一年剛好遇上社會風暴，政府建議就《逃犯條例》提出修訂草案，掀起示威浪潮，阿恆跟很多年輕人一樣也曾參與，在2019年被捕，翌年被判入獄。

「我還記得一個畫面：那是在我『出事』（被捕）前的一個星期，我與女朋友正在中環淺酌一番，話題自然離不開當時的形勢，我忽發其想說了一句話：『若果有一天我被捕會是怎樣？』那一刻的畫面還清楚印在我的腦海裡。當時大家都不發一言，好像大家都想把這話題盡快結束。怎料，一星期後我出事了。回想起當天的對話，就好像我跟女朋友來一個Goodbye Kiss那樣。」

前路迷惘

「我2019年被捕，大概到了2020年中面對初審，由於我持有專業牌照，若果我認罪、就會留有案底，這對日後的事業發展會是一大阻礙。所以我選擇不認罪，並尋求可以避免留有案底的方法。」

「我的人生就好像有少少希望的時候，現實便好殘酷地要把你『撻低』（壓下去）。」事業正要向前邁進的階段，遇上被捕，阿恆對於前路感到迷惘。

「我持有的牌照，發牌機構很着重持牌人是否Fit and Proper（適當人選），一旦有案底，會影響我以後整個事業生涯。因為我好想我可以繼續從事這份工作，從沒有想過轉行，年近三十歲，沒有其他工作經驗的我亦想不到自己可以轉做那一行。當時我無論在財政或其他方面，都承受很大的壓力，或者可以說，我對人生感到迷惘。」

阿恆選擇不認罪，再加上當時遇上新冠疫情，司法程序進一步延長；雖然阿恆最終被判的刑期不算長，但他在2022年才完成服刑，才可以重投社會，展開新的生活。

這時，阿恆要開始征服另一難關。

爭取復牌

「當時我的牌照已被Suspend（暫時停牌）。我一直在想，我怎樣能夠恢復牌照呢！」2022年中，阿恆經其他社會福利機構轉介至「蛻變計劃」，當時他已年過25歲，「蛻變計劃」是協助在2019年被捕的25歲或以下的年輕人，不過，有見阿恆當時的需要，並相信能本着成員的專長可以給予協助，「蛻變計劃」最後接納阿恆的申請，給予協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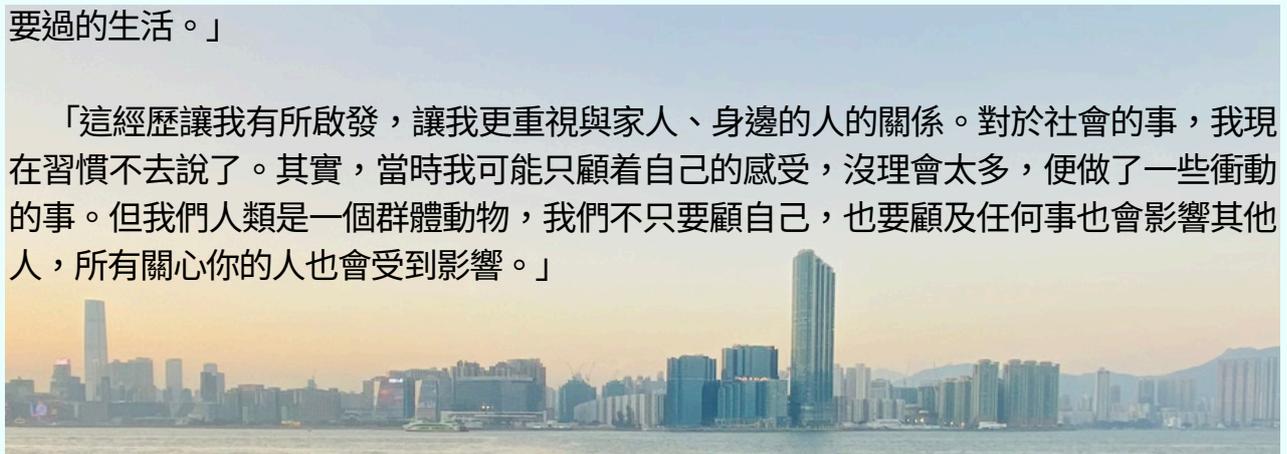
「Project Change提供很多意見給我。他們沒有嫌我年紀大，肯幫助我。透過他們的人際網絡、專業、經驗，找了很多不同的機構溝通，研究可以怎樣處理我的問題，可以怎樣取回牌照。」

「像我這樣的例子，在行內很少見到，當時大家也不知道該怎樣做。所以，我就像『開荒牛』一樣，到處尋求可能性。我的公司也沒有這樣的經驗，所以公司或者Project Change跟發牌機構溝通，我也要跟公司高層解釋為何我希望重回這一行業。」

「(要取回牌照)也很困難，要很多方面的配合，要公司願意support（支持）我。我的公司非常好，他們願意支持。同時，也要發牌機構願意以一個開放態度去接納。過程中，公司和Project Change幫了我很多。」

「整個過程擾攘了一年半。直至2024年3月才開始逐步取回牌照，現在可以重過原本要過的生活。」

「這經歷讓我有所啟發，讓我更重視與家人、身邊的人的關係。對於社會的事，我現在習慣不去說了。其實，當時我可能只顧着自己的感受，沒理會太多，便做了一些衝動的事。但我們人類是一個群體動物，我們不只要顧自己，也要顧及任何事也會影響其他人，所有關心你的人也會受到影響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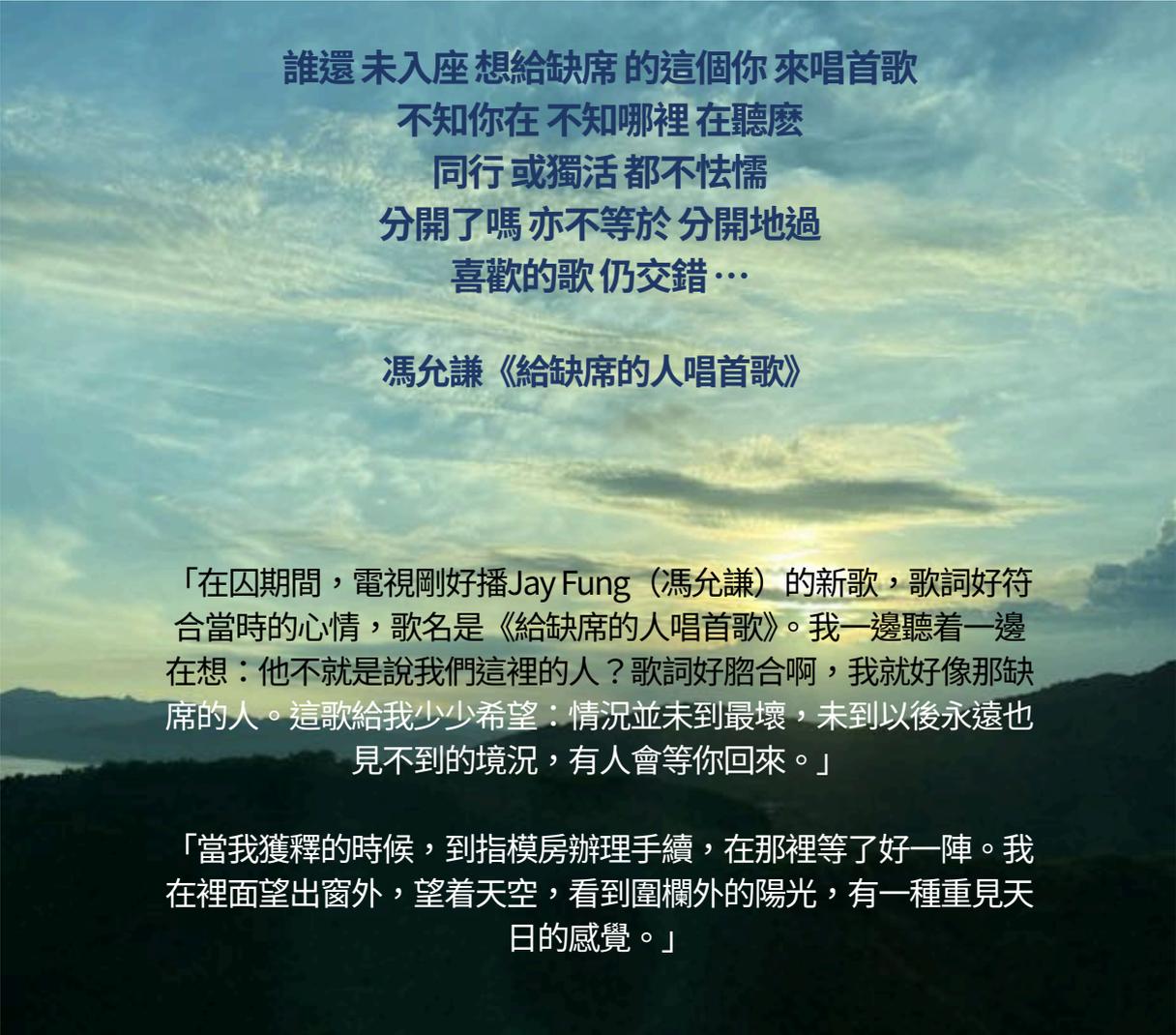


「(法庭裁決)的時候，我好冷靜。我上了(懲教署)車離開。事後，我的女朋友跟我說：我媽媽坐在法庭外，哭了很久很久。我媽媽從來沒有跟我講過，我只是聽我女朋友說才知道。那一刻我感到好無奈、好無能為力。」

「所以，對我來說，日後不論是社會的事或者要作出人生比較重要的抉擇時，做任何事我都會先考慮我身邊的人的感受。跟我們愈親近的人，受到的影響愈深。」

「當然，你會說要虛耗這麼多年光陰才得到這教訓，這事對於我是有一定的損失，一定會，最好是不要受到這懲罰；但凡事有失也有得。我還好得到這感悟，我亦覺得感恩，身邊仍有一班這樣關心我的人。」

「當我回頭再看，這確是很深刻的經歷。我不會形容那是我人生的黑暗面，既然已經發生了，不會想假如沒有做到、假如沒有發生過會是怎樣；一切都發生了，已經判了，我也服了刑。這是一個人生的經驗，日後再有同樣事件發生，我相信我有足夠的經驗，懂得用怎樣的情緒面對和處理。」



誰還未入座 想給缺席的這個你 來唱首歌
不知你在 不知哪裡 在聽麼
同行 或獨活 都不怯懦
分開了嗎 亦不等於 分開地過
喜歡的歌 仍交錯…

馮允謙 《給缺席的人唱首歌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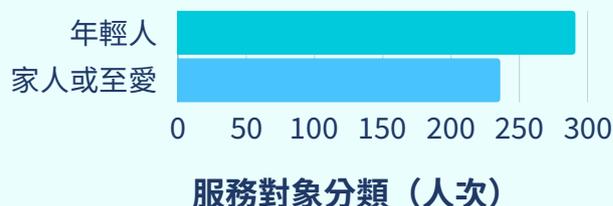
「在囚期間，電視剛好播Jay Fung (馮允謙) 的新歌，歌詞好符合當時的心情，歌名是《給缺席的人唱首歌》。我一邊聽着一邊在想：他不就是說我們這裡的人？歌詞好脛合啊，我就好像那缺席的人。這歌給我少少希望：情況並未到最壞，未到以後永遠也見不到的境況，有人會等你回來。」

「當我獲釋的時候，到指模房辦理手續，在那裡等了好一陣。我在裡面望出窗外，望着天空，看到圍欄外的陽光，有一種重見天日的感覺。」

我們的工作

服務人次

迄今為止，我們一共為年輕人及他們的家長與至愛提供527人次服務。接受服務的年輕人中，約124人使用輔導服務及約143人參與了「生涯重塑」服務，部份年輕人是先後接受兩項服務。



參觀樂言社

感謝樂言社教育基金的安排，讓我們年輕人可以參觀他們的工作室，了解他們教授年輕人學習動漫製作的工作。

樂言社副總幹事 Jennifer（右）及項目總監 Paper（左）向我們講解他們的課程，並讓年輕人嘗試他們設計的動漫遊戲。

樂言社教育基金是透過動漫電玩創意藝術教育、生命培育及職涯規劃，為有志投身創意產業卻缺乏資源的年輕人，提供向上流動的發展機會，並發掘生命無限可能。